



鄞镇江桥

古桥遗韵

□朱永宁

鄞镇江桥，在北仑区小港街道的江桥头村，它是一座造型优美的五孔水泥桥，建于民国二十二年（1933年）。鄞镇江桥旧名任铁渡桥，因为横跨小浞江，所以又俗称江桥、江桥头，村以桥名。

小浞江起自鄞东的五乡碶，与甬江（大浞江）大致平行，曲折向东北流入海，除五乡碶至渡头董一段外，其余大都在现北仑区的小港街道境内。鄞镇江桥，旧时是鄞县与镇海县之间的一座界桥，两县在这里以小浞江为界，鄞县的边界止于桥北二里的江底张村，所以，桥西边的钟家桥村属鄞县，东头的江桥头村属镇海，现在，鄞州区的界至西移，钟家桥村、江底张村和江桥头村都属北仑区了。

明嘉靖三十五年（1556年）东岗碶建碶之前，小浞江上无碶，东海咸潮直入，沿江两岸，尽为咸卤之地。小浞江上的跨江之桥，原先都是渡口所在，随着两岸的开发，才易渡为桥，现在这些以渡口命名的古桥仍存，如金银渡桥、朱家渡桥、邵家渡桥（安乐桥）等。鄞镇江桥最早也是一个渡口，叫任铁渡，建桥后的桥名叫任铁渡桥（《鄞县通志》标为银铁渡桥），是一座五孔石梁桥，它是小浞江上始建年代较早的古桥之一，明嘉靖三十九年（1560年）的《嘉靖宁波府志》，已经录有它的名字。

桥东的江桥头村旧时每逢农历一、六有市日，《光绪镇海县志》载为：“任铁渡桥市，一、六有市日。”每逢市日，不但附近镇海的乡民，隔江的鄞县乡民也到此赶集。桥头的镇海一侧还有一座古庵，叫普济庵，香火不绝，所以此桥实为两地往来之必需。

但是，岁月流逝，到了民国初年，这座跨江的任铁渡桥已是风烛残年，经过江涛的长年冲挖，西头桥墩下陷，桥面起伏，梁石倾斜，行人经过此桥，无不战战兢兢，仅靠临时的木栏攀扶而行，两岸乡民一直盼望重修此桥，但终因费用巨大，修桥之事一再拖延。

民国二十一年，鄞县人徐全华发起修桥，为求修后的桥梁能垂久远，决定修建一座仿欧式的水泥桥。他专程从上海请来工程师吴淞甫，进行实地勘察，估算建桥费用约需洋元七千。消息一传出，镇海这一边，有位老人名叫丁载兴，平日里热心公益，认为桥通两县，理应两县同建、共同出资，怎能由鄞县人单独承担，所以，最后商定，由徐全华出一半资费，另一半资费由丁载兴负责募集，丁载兴自己先捐助了五百洋元，然后不顾年事已高，奔波募集。不料事有不测，这年冬天，丁载兴竟一病不起，临终前仍念念不忘建桥之事，对其儿子说，没有亲眼看见新桥建起是他最大遗憾，要儿子完成此事。

丁老先生的儿子，不是别人，他是上海“宝大祥”的经理丁方源。旧上海，“宝大祥”与“协大祥”、“信大祥”是绸布行业最大的三个商号。丁方源在上海绸布业中也是叫得响的人物，于是他秉承遗训，继续募集建桥费用，力促造桥之事。

第二年冬天，一座崭新的跨江水泥桥建成了。桥仍为五孔，中孔高、边孔低，桥面拱起成弧形。面长27米，净宽2.68米，两侧设透空水泥栏杆。桥墩上窄下宽、实心薄腹。因为此桥是两县界桥，原先江桥头村一头有木栅栏门，所以仍设界门一道，用水泥浇筑门框，而且在桥中心的北侧栏中，竖一根可设天灯的水泥灯柱，既利路人夜行，也利舟船夜航。工程由当时上海的沈生记营造厂承建，吴淞甫任监工，建桥所需的水泥、钢材等，直接从上海船运过来。建桥同时，还利用普济庵在桥西的一方地，造了上座路亭，并铺设道路，一共花费洋元七千七百多。新桥落成，如同彩虹跨江，一时成为美谈，因为是鄞镇两地共同出资建造，于是就改桥名为“鄞镇江桥”，请当时寓于上海的鄞县书画家王禹襄题写桥额，刻于桥中栏板的外侧。

再说，桥已开建，而热心慷慨之士所捐之款仍源源而来，以致收到善款总数达到一万二千多洋元，远远超出了建桥所需，出资相助的二百多户中，有四分之一是商号厂家，其中好多都是做绸布染织的，如：瀛洲染织厂、华康公司、同德染厂、华成染厂、恒新布厂、辛丰绸厂、兴大绸庄等。为了使捐得的善款造福乡民，就用余款创设了“江桥乡保安救火联合会”，购置了“洋龙”等救火器械，从此，“行旅称便、桑梓赖安”，也使建桥之举锦上添花。

桥畔现存三通碑刻，《重修鄞镇江桥缘起》、《重修鄞镇江桥征信碑》和《乐善好施》，记录了80年前发生的这段故事。

上图 为鄞镇江桥

山水人文

前童孝女湖

□童遵森

在前童钟灵毓秀的塔山北麓，有一方形水潭，名孝女湖，水面不大，谓之湖似乎有点夸张，殊不知，它却蕴含着深厚的人文内涵。据旧时台州府（宁海旧属台州府）《嘉定赤城志》记载，“孝女湖，在县西三十里。平野中有山特立名塔山，山之麓有湖，旧传唐时有汪氏女纺织以奉其亲，亲好湖水，其家距湖五里，女日汲以供之，亲歿，建塔报焉。”而民间流传则更为传奇，说是汪氏女在其亲亡故后，遂投湖而死，一道去阴间再度赡养亲人，后人将此湖名之为孝女湖。

明洪武年间，明代大儒方孝孺先生在前童“石镜精舍”书院讲学授课期间，有感于前童周遭的优美环境，遂命名“塔峰晓日”、“鹿阜斜晖”等八大古景，其中的孝女湖，就被吟为一景，美曰“孝女湖莲”。且有诗为证——孝女湖头莲万朵，欲吸清霞耽玩坐。当时，此湖虽有碧荷覆盖，却只不过是一个宽不盈亩的水潭而已，而四周环境，除却灵秀的塔山尚可作为背景，亦无其他夺人的景色。而方孝孺先生将此命名为一景，确有其独到而深邃的思考与见解。童氏族人除了信奉“耕读传家”，亦非常崇尚“忠孝节义”这一儒家纲常，并以此作为治家的根本理念。百善孝为先。景之命名虽多以“形”为主，但却也不排除以“神”入景，形之美，在于表象，只是一种视觉享受；神之美，美在内涵，给人以心灵的感触与启迪。故不难揣摩，方孝孺这一另辟蹊径之举，其初衷乃是以起到教诲、勉励后人之目的，让前童的孝文化更加发扬光大，让族人的孝道之风得以世代沿袭。

童氏族人对此景异常看重，据族谱载，“其先，湖不甚广，又世久淤塞。吾祖二如公辞宦家居，与族人谋，出祀田二十石零，兑湖侧田以扩之。筑堤以湖之东北，堤上植松木数十本。”又载：“后雍正八年，吾先君复纠同志数人，造亭于湖之西岸，曰‘致思亭’。”至此，“孝女湖莲”一景，既有“神”，也有“形”，可谓是形神兼备了。致思亭寓意深刻，亭柱上有一副对联，“亭舍暂停长者步，湖光时映孝娥心”，既道出了族人对孝女汪娥的尊重，又勾勒出修建后孝女湖的形神之美。

童氏族人恪守孝道的故事不胜枚举。如“石镜精舍”创办者、被方孝孺评价为“孰知荆棘间，尚有鸾凤鸣”的先祖伯礼公，在方孝孺入朝为官后，多次为书征召他同入仕途，可因顾念老母，为尽孝道，是以坚辞。又如第十九世孙佳伟公，“父年高感咽啜病，遂焚香告苍，愿减年以增父寿。越数日，父顿起，饮食如故。信知纯孝能格神矣。”诸事例均以谱志载，感人至深。

感于此景而吟诗唱和者甚众，如鄞县清代庠生黄常谟的“此地不生汪氏女，此中湖水竟无名。红莲一瓣留芳韵，愧杀男儿诵孝经”；本族文人童培的“春去夏来菡萏开，邀朋湖上共徘徊，水光澄碧空如鉴，长照汪家一女孩”等诗句，既脍炙人口，又意蕴无穷，为“孝女湖莲”增色不少。

为更好地弘扬前童传统的孝文化，近来，前童族人配合当地政府，对孝女湖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建与改造——修葺致思亭，竖立孝女塑像，新建孝风广场与百孝水池，安放孝心石等景观设施，将该区域建成为富有浓郁孝文化的孝女湖公园。



孝女湖

投稿邮箱：sat@cnb.com.cn